

# 谁最应该和外卖小哥换岗

赵 昂

最近，四川省眉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3名民警和3名外卖骑手，进行了一次角色互换，相互了解对方工作的难处。民警送外卖，第一单就不幸超时了，外卖骑手则在路口劝导着自己的同行，不要走机动车道。

外卖骑手逆行、超速、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这些行为每一天都在大街小巷出现着，而电动车超标、摩托车无证无照驾驶等涉事涉牌问题也不鲜见。诚然，干哪行都不容易，不管是当警察还是送外卖，但是，送单辛苦，决不能成为交通违规行为得以减免处罚甚至被视而不见的原因。要知道，已经有许多外卖骑手在道路上发生事故导致人身伤亡，仅上海市，半年时间涉及送餐等行业道路交通事故就有76起，多名骑手被撞身亡，且骑手的交通违法行为是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类似的交通事故，在全国许多城市都有发生。

更为关键的是，外卖骑手违规行驶，不仅会威胁个人人身安全，也在危及城市的交通秩序和公众安全。毕竟，他们并非道路交通的唯一参与者，正常行走的行人、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都有可能因外卖骑手的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财产损失乃至人身伤害。

外卖骑手的收入，除了基本工资之外，是与送单量和送单时间挂钩的，一旦超时就要受罚。为了获得更高收入，自然追求更快的骑行速度。更何况，外卖企业之间为了竞争，往往压缩配送时间，点开手机APP，往往直线距离数公里之外也能半小时送达。如果算上取餐、商家出餐、运送和小区楼宇内的步行时间，正常等红绿灯和转弯，那么，按照国家规定的电动车和非机动车道最高时速以及正常的非机动车道行走路线，外卖骑手能按时送达吗？

也就是说，最应该和外卖小哥互换岗位的，其实是外卖平台的投资人和管理层，试试在不违章的情况下能否送达每一单外卖。毕竟，外卖骑手卖命骑行换来的收益，是平台拿走了大头，那么，平台制定的配送规则和竞争策略，真的考虑到外卖骑手的交通安全了吗？

事实上，许多外卖企业，内部也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和安全措施，但有的企业并未认真执行，作为用人单位应有的交通安全教育也走了过场，原因心照不宣。为了争夺市场，外卖平台之间拼的是送餐速度和范围，如果要保持速度还要求骑手安全行驶，那就势必要增加人手，如果要保证送达时间，就要缩小取餐的范围，前者会带来企业人力成本上升，后者自然影响收益和市场份额。正因如此，部分企业对车辆和送餐员违法违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用最少的成本来完成最多的订单，以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

谁获利，谁负责。去街头拦住违章行驶的外卖小哥，见一个罚一个并不现实，因为根本拦不过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监管方法。有关方面应当从对外卖企业的监管入手，梳理企业人员、车辆情况，配以醒目规范的识别标识，对于抓拍到违章骑手，处罚企业就好了，这才会倒逼外卖企业健全安全机制。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不该有法外之地。

## 江西中小学不得将校园校舍出让举办培训班

新华社南昌8月10日电(记者高皓亮)针对少数组学校暑期违规补课问题，江西省教育部门日前召开专题会议，提出从8月中旬开始新一轮专项督查，其中明确，全省中小学(含民办中小学)一律不得将校园、校舍出让给其他教育机构举办各类培训班。

江西省教育厅要求，除即将升入高三年级的学生，在坚持自愿和不收费的原则下，可在暑期适当安排教学外，全省中小学校(含民办中小学)一律不得在暑期组织学生变相补课或上新课，一律不得利用暑期举办各类学科培训班、特长班、奥赛班、兴趣班、提高班等。

江西省教育厅前不久派出的督查组督查发现，少数组学校暑期违规补课，且出现新变种、新花样，有的学校利用公办资源举办复读班，有的学校存在公办教师在校外机构兼职现象，还有的学校在校内违规举办所谓的兴趣班和特长班。

针对上述暑期违规补课新花样，新变种，江西省教育厅督查组当即向相关设区市、县(区)教育局及相关学校提出整改要求，狠刹暑期各种违规补课行为。

### 亲子活动助力快乐探亲

本报讯 为了让到项目探亲的职工子女、家属度过一个愉快的暑期，进一步增进家人之间情感沟通，8月5日，中国铁建电气化局五公司商杭项目部开展了以“幸福陪伴，快乐成长”为主题的亲子活动，项目部职工家庭踊跃报名参加了此次活动。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舞蹈、小丑魔法、亲子游戏、手工DIY、集体生日party，形式多样的趣味活动不仅增进家长和孩子们之间的互动交流，还考验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让每一组家庭都能体会到团结的重要，整个活动洋溢着浓浓的爱的氛围。(蒋念)

### 快速处警化解家庭纠纷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瑞安市公安局鲍田派出所接到一起警情，报警人称某地存在赌博行为，民警随即赶赴现场却未发现。原来，报警人举报赌博的是自己的丈夫，报警人回老家陪孩子过暑假，有赌博习惯的老公却联系不上，于是就报警了。经过民警沟通，化解了这起家庭纠纷。

据了解，此类因涉赌引发家庭矛盾纠纷的警情不在少数，但鲍田派出所秉承为民解忧理念，结合推出“快处警、快回访、快追踪”“三快”警情处置机制，取得明显成效，有效净化了辖区内的社会风气。(王楚文)

北京下岗职工袁振江、高庆仙夫妇，资助湖北远安特教学校20年，他们想通过社区的圆梦行动，实现孩子们来京观看升旗的梦想——

# 用爱心积分圆一个“升旗梦”

本报记者 彭文卓

做好事一次积1到10分，打扫社区卫生一次积3到5分……这分数看似微不足道，但攒起来可不容易，还能兑换商品。在北京市朝阳区双井街道，3.4万名居民却拿出自己做好事日积月累的10万公益分，帮助一对老夫妇兑换了“升旗梦”。

梦想的主人，是家住朝阳区劲松九区的袁振江、高凤仙夫妇，他们是北京铝厂的下岗职工。夫妇俩的梦想，是接湖北远安特教学校的孩子们来北京看升国旗，从1998年开始，他们已经资助这所学校整整20年。

### 寻找“高振宁”

20年前，在地处山区的湖北省远安县，有个专为聋哑儿童和智障孩子开办的特教学校，学校穷得连电话都没有。1998年9月，央视播出了这条名为“深山沟里办起特教班”的新闻。

1个月后，一位叫“高振宁”的北京市民开始千里传书，每月为学校寄200元钱和若干份《北京晨报》。寄来的钱结束了学校“买一根铅笔也要向教育局打报告”的历史，而报纸则让孩子们看到大山外的世界。

18个月共计收到3600元钱，学校坐不住了，因为整个远安县都没人认识高振宁，寄给北京的信也“查无此人”。

2000年4月，学校致信《北京晨报》，恳请寻找“高振宁”。信中这样写道：“从收到第一张汇款单开始，我们整个远安县就通过各种关系寻找他，到现在都没有下落，有些信寄自小红门，有些寄自劲松，有些由‘张一元’代寄，而‘张一元’也知道那是个清瘦的老人，大冬天穿着破旧的军大衣。”

原来，每到过年过节，“高振宁”就会在北京大棚栏的张一元茶庄买一些茶叶寄到学校慰问老师。找

到这个线索后，老师和记者将电话打到茶庄，对方却干脆地说：“不能说，我们和老人有协议。”直到当年10月，在远安特教学校的再三恳请下，“高振宁”来到学校看望孩子们，谜底才得以正式揭晓。

“高振宁”其实是住在朝阳区劲松九区的北京铝厂下岗职工袁振江、高庆仙夫妇，从两人名字和女儿名字中各取一字成了“高振宁”。当年，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远安特教学校的故事，老两口正好在小红门开小卖部，袁振江用废弃的油漆桶做存钱罐，每天往里放20元，每月12日向远安寄200元，每月24日再给东北的一位失明农民寄200元，剩下的钱再到大棚栏张一元茶庄各买一斤茶叶寄给双方。

从1998年至今，“高振宁”资助远安特教学校20年，共有140多名学生得到资助。

2012年远安特教学校迁址重建，特意邀请老人参观新校舍。老人去的那天，毕业的孩子们纷纷赶回家乡，当时在煤矿当司机的王波用手语比划着告诉老人：“是您当年告诉我，聋哑人要学会一技之长，要像正常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这让我受益终身。”

### 3.4万名社区居民争相做好事

从远安看望孩子们回来以后，“高振宁”就有个梦想，把这群孩子接到北京来，看看升国旗。“哪怕是10个，哪怕是20个孩子，我们也就如愿了。”高庆仙说。这个梦想，在今年6月，因为3.4万人的公益积分而变成了现实。

公益积分，得益于朝阳区双井街道推出的“幸福双井社区卡”，在双井街道10万居民中，有3.4万人申请了“幸福双井社区卡”，大家做好事可以在这张卡上积分，储蓄公益时间，用积分换商品，甚至换梦想。

“社区活动、募捐冬衣、巡逻执勤、清理小广告、照顾空巢老人、摆放共享单车，甚至党员按时足额缴纳党费都可以积1分。”双井街道副书记吴志伟

介绍，双井街道12个社区都有“POS机”，居民做了好事，到社区一刷卡，就都记录在案了。

今年初，社区卡首次推出圆梦行动。“12个社区都去征集老百姓的愿望，然后大家一起努力，参与公益事业挣积分，帮助好圆梦。通过实现一个人的小愿望，成就社会公益大爱。”吴志伟说。

经过甄选，7个居民愿望脱颖而出，比如“暖心楼门长”想有维修工具，还有居民想为残疾邻居申请家政服务等。其中，根据心愿的商品价值核算成公益积分，袁振江、高庆仙老夫妇接孩子来京看升旗的成本最高，大约要12万元，换算成积分至少是10万分。为尽快实现这个梦想，12个社区全部认领这一心愿，国安社区、平安集团、京粮集团、社源传媒公司作为企业认领任务。国安社区出人出任志愿者，其它三个单元则凑足了这12万元。

让人没想到的是，3.4万名持卡社区居民听说后，大家开始争相地做好事，帮老夫妇圆梦，3个月积攒下居然攒出30万公益分，而2017年全年的公益积分是13万分。

于是，9位残疾孩子、4位特教老师终于来到北京，看升旗、游故宫、爬长城，跟北京特教学校的孩子们聊天……他们度过了人生中美好的4天。“此次首批13名师生的北京之行只是开始，我们将会做一个五年计划，争取让特教学校的70余名孩子都有一个北京之行。”相关爱心企业负责人说。

### 牙缝里挤出“双安工程”

“我答应你，不哭！”这是袁振江在孩子们即将来京之前，对老伴儿许下的承诺。

今年整整80岁的袁振江两年前做了心脏支架手术，为保险起见，老伴儿高庆仙和闺女都不同意老人去北京西站接站。老太太理解老头儿的委屈和倔强，说：“去也行，就一个要求，见了孩子不许哭！”

6月25日，当两位老人在北京西站看到他们日夜思夜想的“远安宝宝”时，依然感觉是在做梦，泪如雨

下。细心的老太太准备了13块小毛巾，把樱桃小西红柿等水果洗干净了，分成13个小袋子装起来，还买了一箱庞各庄西瓜：“我一定要照顾好孩子们在北京的生活。”

为了这些孩子，他们已经20年没有装修房间，至今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家具，洋灰地，大暖壶，塑料桌布，还有袁振江用红漆写下的字幅：“请远安宝宝来天安门，实现高振宁的梦想”，高高地挂在泛黄的墙壁上。

除了捐款远安特教学校，“高振宁”还一直捐助黑龙江佳木斯市平安乡的盲人李长富。1998年，高振宁听广播得知李长富遭遇了洪灾，于是通过电台要到了地址，从此每月寄去200元。每次给李长富寄茶叶时，高振宁都是寄两份。他嘱咐李长富：“一份你留着喝，一份分发给街坊们，好让他们照顾你。”一个远安县、一个平安乡，高振宁把这一南一北两个捐助对象称为“双安工程”。

“双安工程”诞生时，正是高家最难的时候。小孙子刚出生，儿子、女儿相继下岗。老两口退休金加起来只有1000多元。为补贴家用，他们在原单位不远处的小红门开小卖部，袁振江还要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卖牛奶，那时卖一袋奶挣0.12元，老人卖3300袋奶才能凑够这400元。

2002年，小卖部关张。为继续“双安工程”，袁振江每天骑着自行车，围着劲松地区捡废铁。“人家知道我要做慈善，都帮着我捡，每月也能卖200元左右。”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三四年。有一天在二环路光明桥下，高凤仙眼看着老伴骑着自行车朝马路牙子冲过去，整个人栽下来，车筐里的废铁撒了一地。老人额头缝了7针，那一刻高凤仙知道老头子老了，再也不能这么干了。

2012年老人到学校参观时，校方表示如今每个孩子每年政府补贴6000元，恳请老人不要再汇款。但是，这一家人没有停止捐款，只是把每月一次汇款，改为每年春节、中秋和助残日分别3次汇款。

在这场爱心接力的结尾，除了“高振宁”的梦想，另外6个梦想也都得以实现。7个梦想背后，忙碌着3.4万名有爱心的朝阳群众。

(上接第1版)

“为打造服务型社区党委，前海社区提出了‘1+N’模式，形成共治共建共享社区治理格局。”黄紫敏介绍说，社区党委以党群服务中心为依托，广泛引入社会资源，强化社区党委的引领作用，搭建枢纽型服务平台，挖掘N个符合社区需求的民生服务项目。

据了解，前海社区党委以党群服务中心为阵地，培育了包括家庭互助类、传统文化类、青少年发展类、环境提升类、妇女关爱类、居民自治类、健康营养类、老人关怀类等八大类居民微实事服务项目。去年，前海社区在9个住宅小区开展民生微实事42件。

### 服务党员群众“不打烊”

南山区利用该区网络信息化产业发达的优势，着力打造“智慧党建”，服务党员群众“不打烊”。

据介绍，利用智慧党建平台，入党申请人、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可以在线提交入党申请书，撰写思想汇报，接受教育培训，参加组织生活；党员可以在线学习、组织生活、交纳党费，接转组织关系。

南山区还通过“智慧党建”平台，实施党建业务项目化延伸。如开设“两学一做”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栏，上传和推送主题微党课、微视频80余部，举办“党支部书记论坛”5期。《小智说党建》等党建动漫，深受党员群众欢迎。

此外，基层社区党委着力打造“线上+线下”全天候服务平台，社区党委微信公众号除了发布社区新闻外，还有许多人性化的服务功能。例如，通过在线征集民生微实事，实现“群众点菜，政府配餐”；通过“互联网+”升级社区办事流程，实现便民服务在线预约、办理。



## “小候鸟”体验海丝文化

新华社发(林弘毅 摄)

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一到暑假，烦恼也接踵而至

# “放假了，我该把孩子放在哪？”

本报记者 郝 赫

导班。“期末考试前，提前推出的寒暑假课程就会报满，每个班的容量都达到最大，‘一对一’老师每天时间也是排满的。”北京市一培训机构的市场销售部门负责人刘女士告诉记者，不少学生会选择两门以上的课外班，这意味着如果是上下午分开课程，中午附近快餐店和便利店便成了学

生们的首选。“爸妈中午都不回家，他们上班远。”从北京市西直门一家便利店买了饭团的两个学生，背着书包走回刚才上课的写字楼，下午没课的同伴小孙也买了盒饭准备回家，他的父母也在上班，回家午饭也要自己解决。

“爸妈中午都不回家，他们上班远。”从北京市西直门一家便利店买了饭团的两个学生，背着书包走回刚才上课的写字楼，下午没课的同伴小孙也买了盒饭准备回家，他的父母也在上班，回家午饭也要自己解决。

### 民办托管班效果未必好

“暑期班不是每天都有，不少一周只上两三节课，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家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其女士告诉记者，她和丈夫的双方父母都在老家，不方便过来照看，孩子目前上高二，每逢寒暑假除了半天不到的辅导班外，大多数时间都是独自一人在家。

“真是不放心，孩子一个人在家很不安全。”其女士的儿子上小学二三年级时，暑假某天中午回家，看到所有窗户大开，儿子和邻居家孩子两人坐在窗台上带着泳镜打闹。“连纱窗都全打开了，当时把我吓坏了，掉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其女士仍有余悸。

福建省龙海市的郭先生同样有此担心。家中三个孩子，最大7岁，最小4岁，都被工作忙碌的夫妻俩送到了离家不远的私立托管班。“他们平时上的就是私立幼儿园，暑假仍有老师照顾孩子，我们

也放心。”

但并非所有幼儿园都能提供假期服务，特别是公立幼儿园。在河北省承德市工作的杨女士告诉记者，4岁半的女儿所在的公立幼儿园放暑假，连带周日平日的托管班也不开。“孩子姥姥特意问过，托管班都说放假。”杨女士更为无奈的是，想给女儿报的几个兴趣班大多因年龄太小无法报名。杨女士每逢暑假只有将孩子送到姥姥身边，连带着她和丈夫也常回老人家住，方便照顾孩子。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暑期托管班大多以民办为主，私立幼儿园是暑托班的主要形式。对于孩子年龄稍大的家庭来说，微信群等通讯形式促进了家长间交流，形成了一种“小学生送兴趣班，中学生报辅导班”的集中暑期报班形式。“这边也有面向小学生的完全托管班，连学习带管饭，但是效果不太好。”

梁女士说，孩子大些了还是希望能利用假期多学点，而一般托管班在学习方面只负责看顾作业等。此外，这类托管班的工作人员水平和饮食安全都是家长担心的问题。

### 有条件的单位可以组织托管

记者走访发现，双职工家庭对假期孩子的看顾主要有几种方式，最常见的是奶奶或姥姥的照顾。国家卫计委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流动老人数量不断增长，已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2%。其中，照顾晚辈比例高达43%。“不放心老人带，但自己真没时间。”成了众多年轻父母的心声。

此外，带孩子到单位也是不少人的无奈之举。“家长都会叮嘱孩子不要大声吵嚷，但他们天性闲

不住。”不少受访者反应。另外，还有家长选择其他方式解决这类问题：一是在家中安装监控，利用手机软件随时了解孩子情况；二是几家离得近的家庭，同事或者孩子在同一学校的家长组成一个“大家庭”，轮流照看。

据调查了解，北京、南京、西安、广西等多个省区部分单位已经考虑到职工孩子假期安排问题，通过开办暑期托管班的方式解决本单位职工子女假期托管事宜。比如，广西省南宁有一些社区、单位根据相关规定举办暑托班；西安某医院筛选出合适机构统一对职工子女进行暑期托管；北京、南京部分单位在办公楼内开辟专门场所雇人看顾职工子女；还有些单位和小学等教育场所进行合作，早晚统一在家属院接送孩子，集中照顾等。